

“上海老作家文丛”（第八辑）

死神主宰

SISHEN ZHUZAI DE HANGXING

的航行

——张士敏 著——

 文匯出版社

“上海老作家文丛”（第八辑）

死神主宰

SISHEN ZHUZAI DE HANGXING

的航行

——张士敏 著——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神主宰的航行 / 张士敏著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9.2

(上海老作家文丛. 第八辑)

ISBN 978-7-5496-2766-0

I. ①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9816号

“上海老作家文丛”(第八辑)

死神主宰的航行

作 者 / 张士敏

责任编辑 / 张 涛

封面装帧 / 张 文

出 版 人 / 周伯军
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9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/ 330千字

印 张 / 21.75

ISBN 978-7-5496-2766-0

定 价 / 45.00元

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·

目 录

01 死神主宰的航行	1
02 H号沉没之谜	53
03 马尔马拉海的迷雾	95
04 爱的波折	143
05 丘必德号	219
06 深潭	263
07 海鸥没有沉默	309

SI SHEN ZHU ZAI DE HANG XING

01

死神主宰的航行

1

知更鸟宛转啼鸣，太阳像个羞怯的少女从湛蓝的南海，露出绯红的圆脸。露珠在绿叶上闪耀，海风轻拂，椰林染着玫瑰色。

风光绮丽的C域从沉睡中苏醒。

就在这美好的晨光中，随着报务员手里电键的跳动，一束束强劲电波从港湾大厦顶楼高耸的铁塔上发射出去，穿过平原，飞过高山，越过河流，飞向波涛汹涌的印度洋。像母亲呼唤孩子，电波焦躁不安地询问着：

“神马号，神马号，我在呼叫，听到吗？请告之你的船位。”

你在哪儿？

你在哪儿？

你在哪儿？

.....

2

C市著名风景区多丽湖畔，一个树木葱茏环境幽静的去处，耸立着数幢新建的五层楼房。它们不同于人们常见的那些灰暗的房子，不但风格别致而且色彩明快艳丽，鹅黄，浅蓝，湖绿……楼与楼之间隔着花圃。

这是C市机关宿舍，住在这儿的大多是省里厅局级以上干部，被人堪称C市的“中南海”。

冷玉梅骑一辆崭新浅蓝色“永久”女车，沿着种着凤凰木的林荫道缓缓而来。

她今年四十五岁了，属于发福的年龄，但看上去并不臃肿。今天她穿一件淡紫色款式新颖的真丝双绉印花连衫裙。良好的保养，入时的打扮，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。她长得并不美，薄嘴唇、翘鼻子、小眼睛，但那双细长的小眼睛笑起来却有一种迷人的魅力。

她身后跟着一个背有点驼的瘦小伙子。此人姓陆，是公司下属劳动服务公司的油漆工。他俩在一幢奶黄色的楼前停住，小陆闪在一边，让冷玉梅先进去，自己跟在后面。冷玉梅扭着腰肢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三楼，微微有些气喘。

小陆忙掏出钥匙，打开左边的房门。嗨！两人眼前顿时一亮。

这是一组包括厨房盥洗室在内四室一厅的单元套房，灿烂的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，映照着室内光闪闪的硬木拼花地板，高级进口墙纸以及新型的壁灯，吊灯，辉煌富丽。

冷玉梅心里一阵欣喜，呵，这就是她的新居。尽管她目前住的房子不算差——二室一厅，可她的老祝如今是厅长，自然应当“鸟枪换炮”了。

小陆恭敬地待在一边，讨好地看着冷玉梅，那目光似乎在说：“怎么样？干得不错吧？”

冷玉梅像审查艺术品似地细致地检查每个房间，每个角落。最初她还点头、赞许：“嗯，不错。”但是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。她发现盥洗室地上的马赛克铺得不平整，天花板粉刷不均匀，墙纸表面也凹凸凸凸，她不满意了。

“墙面高高低低？”小陆盯着新糊的墙纸，“我看不出来嘛。”

“来，你站在我这儿看，”冷玉梅指点小陆，“要迎着光亮才能看出来。”

小陆走到冷玉梅身边，迎着斜射的阳光，果然看到墙纸上有高高低低的小麻点。

“不行，这块墙面得返工。”冷玉梅正色道，“你们怎么这样马虎！”

“……”小陆嘴里不说，心里有点不高兴。为装修这屋子，他和他的兄弟们整整忙活了二十天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没拿一分工钱，想不到，

冷玉梅还这么挑剔。可他不敢有丝毫表示。他所在的服务公司是大集体，他正一心想调到公司远洋船队，可要跳过这龙门，得靠这位公司调度大人帮忙。

“行，这块墙面我撕掉重做。”权衡得失后小陆爽快地答应。

“好，”冷玉梅满意了。她指着阳台，“这儿地上也要用马赛克铺一下。”

“行！”马屁干脆拍到底。

冷玉梅点头赞许，想起什么，随意地说：“呵，小陆，你那事儿，我给人事处方处长和远洋队的李队长都说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小陆瞪圆眼睛。

“问题不大。”冷玉梅卖了个关子。

“笃！笃！……”有人敲门。

冷玉梅打开门，站在门外的是新分配到室里的大学毕业生见习调度史东。

“小史，你怎么来这儿？”冷玉梅感到意外。

“刚才打电话到你家，听说你来这儿，我就骑车赶来了。”史东抹着额角的汗珠，两眼瞪着室内。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哈主任请你去一下。”

“啥事儿？”她有点不高兴。

“关于‘神马’号……”

“神马号怎么啦？”

“前天发给神马号的电报，昨晚海岸台退了回来。无人收报。哈主任找你去商量。”

“你去吧，我过一会就来。”

也许有人以为，调度员没啥了不起。这就错了。吃航运饭的人都知道，调度员是公司的中枢神经，全公司百十条船，不论跑远洋还是近海，也不管是油船还是货轮，全得听调度指挥。船员们背后称调度为老爷。见了面都得笑脸相迎，搞好关系。要不你试试！有个船长自持本事大，资格老，不吃那一套。行呀，走着瞧！交给他一条快要报废的旧船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让他跑一条偏僻、冷落而且航道复杂的航线。有意见？提吧，你

说了一大堆，人家一句话就把你顶死啦，工作需要。

这位冷玉梅虽只初中文化，连看海图都很吃力，严格说来并不适合做调度，但她有位做厅长的爱人，兼之她很懂得如何运用那双眯细着的楚楚动人的小眼睛，公司上至经理书记，下至各处各科室，谁也不敢小觑这位冷大姐。

打发走史东，冷玉梅又将房间仔细察看一遍，再关照小陆几句，然后到街上吃了早点，这才不慌不忙地蹬着车子去公司。

调度室主任哈定文正等着她。

哈定文四十八岁，已过早谢了顶。他长得胖，光秃的脑门油光闪亮，见人三分笑，喜欢打哈哈，为此大家都喊他“哈哈”。

哈哈和冷玉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，可谁也说不清微妙在何处。不过熟悉内情的人都晓得要走哈主任的后门，必须先打通女调度员的关节。调度室真正的主任是冷玉梅而不是哈定文。

“嘻，来啦。叫人好找！”哈定文显然很焦急。

“啥事，把你急的。”冷玉梅瞟他一眼。

“给神马号的电报退回来了。”

“退就退呗。”冷玉梅满不在乎打开了电扇。

“咋会退回来？”哈定文疑虑。

“我咋晓得。”她没好气地说。

哈定文讨好地说：“你翻翻卷宗，看看神马号最后一份电报。”

见哈定文这副样子，冷玉梅有种说不出的优越和自豪感——在这调度重地，只有她冷玉梅敢同主任这么说话。她打开抽屉，取出电报来，一看，自己也不由得愣住了。

神马号最后一份电报发报时间是5月20日。电报上写着：“船位：10°20'N，53°52'E，主机转速102，航速11.5节，航向80°，风力7级。”

她看看桌上台历：5月27日。这就是说已经过了7天。为何神马号不来电报也不接受发去的电报？

“你怎么搁这么久？”哈定文真的不高兴了。

冷玉梅呆呆地看着电报。这几天为装修房子，挑选墙纸，添置窗帘，购买壁灯，吊灯，忙得她晕头转向，早把神马号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
“你呀！”哈定文摇头。

“我怎么啦？”冷玉梅柳叶眉倒竖，眼睛瞪圆。“你想指责我？哼，没门！不错，神马号是我分管，可你是主任，就算我没及时汇报，你也该主动检查了解情况。”

冷玉梅一发火，哈定文就让步，打着哈哈说：“哈，瞧你，算我有责任。玉梅，依你看电报为啥会退回来？”

“兴许船上电台出故障。”

哈定文小心地提议：“是不是再发一份电报，要加急。”

3

神马号究竟在哪儿？

让我们将日历翻回二十三天前——5月4日。在罗马尼亚康士坦察船厂码头上，建造了历时两年零四个月，经过多次返工检修的神马号终于举行换旗仪式——降下罗马尼亚国旗，换上五星红旗。

天空飘着细雨，神马号装上三千吨盘圆离开码头，行驶没多久，机舱配电板就跳电，通知船厂派人来修理好，又才上了路。可一路上几乎毛病不断，一会儿主机齿轮箱油温过高了，一会儿船尾绞缆机有毛病，接着又发现应急消防泵不能用。真是毛病百出。就这样边航行边修理。从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，马尔马拉海到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，一般船快的走四五天，慢的也不过六七天，他们却整整走了十天。

五月的地中海，妩媚动人。海水像透明的蓝宝石，蓝得醉人。云雀在天空啁啾，岸边黛色的青山，伊斯兰式和古罗马式建筑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犹如一幅壮丽的油画。

然而，船长于冠群心情郁郁地站在驾驶台上。他身材瘦高，面色黧黑，高耸的眉棱下深藏着一双深邃冷峻的眼睛，坚挺的鼻梁和宽大的下颌，显示出他刚毅的性格。他五十年代中期从海运学院毕业，在海上已经渡过三十个春秋。赤道的烈日，大西洋的寒流，印度洋的风暴，在他额头和眼角刻下深深的皱纹和印记。他的航海技术和指挥才能，在C市航运公司被公

认为船长中的王牌。曾有人提名和推荐他当经理，没通过，他对此并不在乎。他此刻心情郁郁，完全是因为这次接船。

接船时他就发现，神马号上的机械设备有好些不合规格，必须返工。但接船组长却认为对方工艺技术水平只能做到这一步，为了“友谊”，应接下来，不足之处，回国后再慢慢解决。他不同意，认为应该将友谊和贸易区别开来。为了友谊，我们可以支援甚至无偿赠予。至于搞贸易，做生意，就要按章办事，一分钱一分货；尤其远洋船舶，关系到船员的生命安全，质量差，不合格就不能接受。这可惹恼了接船组长，认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，命令他一定要接，并按时将神马号开回国。

三十年来，他走遍五大洲四大洋，从国外接回数十条船，从未接过质量如此低劣的船，根本不是什么“神马”，而一匹病马劣马。

那天晚上，他哭了，伤心地哭了。

经过漫长的颠簸，这条病船总算到达了塞得港，于冠群心里才渐渐漾起一股暖流。进入塞得港，通过苏伊士运河就是红海，过了红海就是印度洋，过了印度洋就能回到祖国怀抱了。

祖国，于冠群是多么惦念你呀！

4

神马号在塞得港锚地下锚，等候编队通过苏伊士运河。

于冠群打开一本英国航海杂志，心里闷得慌，看不进。他丢下书，走向大餐间。

宽敞的大餐间里欢声笑语，热气腾腾。于冠群喜欢和水手们在一起，听他们说笑。那粗犷的笑声能荡涤他心头的郁闷和惆怅，给他增添信心和勇气。

人们紧围着手水长何刚。小伙子体魄健壮，为人豪爽而且精通船艺和水手业务，是个出色的水手长。这次接“神马”号，于冠群指名向上面要的船员就是他一个。

何刚正在有声有色地讲他的艳遇。

“去年九月，我在家里公休，想趁这机会，找个对象。亲友们介绍了几个，不是人家看不上我，就是我看不上对方。眼看假期快满了，我实在闷得慌。那天晚上逛了一阵街，喝了瓶啤酒，看了一场电影，已将近十一点钟。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夜风吹在身上凉丝丝的。我走到滨海二路拐角的地方，忽听海边有人喊：‘救命啊！’是个女人的声音。那儿没有路灯，周围看不到行人，阴森森，怪吓人的……”

“格老子！别卖关子了。”瘦小的机匠周小三催他。

“四川佬，急啥。”何刚存心吊胃口，“当时我心里有点怕，可又一想，救人要紧，就冲过去，只见一块大石头后面，一个流氓正用武力威胁一个姑娘。我气坏了，大喝一声：‘坏蛋，不许侮辱妇女！’那家伙一听，倏地转过身，瞪着两只狼似的眼睛，恶狠狠地望着我：‘你……快滚，要不老子请你吃刀子。’我说：‘你敢！’说时迟那时快，那家伙饿虎扑羊似地向我冲过来，匕首直刺我心窝。我身子一闪，刀尖从我左臂划过，我只感到胳膊麻了一下。”

“你吹牛！”水手王俊不相信。

“吹牛？”何刚捋起衣袖，“看！”那古铜色皮肤上果然有一寸长的刀疤。

“格老子，兴许同谁打架被戳的吧？”机匠笑他。

“你不信？”

“我证明这是事实，”于冠群说。“当时我俩都在铜城号，为此事，公安局还曾来信表扬他哩。”

见船长证明，人们都信服了。

“水头，说下去。”周小三催他。

何刚更得意了：“我忍住疼，捏紧拳头，照那家伙脑袋狠命一拳，那小子尽管块头大，可也吃不消我这水手的拳头，被我揍倒在地，爬起来，想还击，我飞起一脚，将他踢了个嘴啃泥。那小子知道碰上硬的，夹着尾巴一溜烟逃了。”

“你没去追？”畜着鲁迅式小胡子的轮机长问。

“我本想追，可又不放心那姑娘，她吓坏了，抱着胳膊缩成一团。我问她：‘你没事吧？’她摇摇头：‘没事。’感激地看我一眼：‘同志，我真谢谢你了，若不是你……’我说：‘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的。’‘啊！血……’她发现我胳膊上的伤口，叫起来。‘我给你包扎。’我说：‘一点点轻伤，不碍

事。’‘你别动。’她取出洁白的手帕替我包伤口。这时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小脸，淡淡的银白的光照在海面和沙滩上。她靠着我，专心而又认真地为我包扎着。她靠得那样近，一股淡淡的醉人的幽香从她头发和身上散发出来，直往我鼻孔里钻。‘行了。’她抬起头，我们的视线正好交织在一起，我这才发现，她是那样洁白，那样娇媚，真像神话中的仙女一样。”

“喂，水头！”胖大厨阿火悄声问：“你没像电影里那样抱住她亲嘴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何刚笑笑，“哪能这样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轮机长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。”何刚潇洒地点上一支“云丝顿”。

“再后来呢？”

“再后来就拥抱接吻生孩子！”没等何刚开口，王俊嬉笑回答。

人们一阵哄笑。

“格老子，这样的好事，啥时候我也能遇上就好了。”周小三为了找女朋友，四处托人费尽心机。

“你呀，”王俊不屑地瞥机匠一眼，奚落说，“瞧你这芦柴杆样子，人家用不着动刀，一拳就把你撂倒，到时候美人救不成，自己反搭上一小命儿。”

“格老子！”机匠不甘示弱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别看你小子块儿大，力气嘛，可不一定。”说着便伸出巴掌。

“你想同我掰手腕？”王俊想不到这小人儿敢向自己挑战。

“比一比，比一比。”水手们一心想看热闹，喊叫着。

“我当公证人。”于冠群自告奋勇捋起袖管。

“比就比。”一看船长当公证人，王俊来劲了，他握握拳头——自信稳操胜券。

“胳膊伸直，手腕不许弯。”于冠群抓住两人紧握的拳头，“预备——开始！”

王俊首先发起进攻，他以为机匠不堪一击，谁知四川佬却有一股暗藏着的奇特的劲儿。看上去纤弱的手臂，却似钢浇铁铸，任他怎样使劲，就是扳不倒。

“真他妈的碰到鬼啦！”王俊心里暗暗叫苦，时间一长，阵脚便乱了，汗水从鼻尖上沁出来。沉着应战以逸待劳的机匠看准对方的慌乱和破绽，

喊一声：“嗨！”猛一使劲，将王俊的手臂压倒桌面。

“啊！”于冠群和众人想不到瘦小的机匠竟然能战胜比自己高半个头，身材魁梧的王俊，全都欢叫起来。

“妈的！”王俊尴尬地笑笑，“你小子就算有力气，可像水头那样的好事，你小子一辈子也碰不上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于冠群说，“这种事儿可遇不可求。”

轮机长忙给机匠出主意：“小三，回去后你天天晚上到滨海路附近那片海滩上等，不信就等不着。”

“老子才不干那傻事儿。”机匠知道轮机长同他开玩笑。

“你别上老轨师傅的当，”阿火说：“你真的要找女朋友，还是得向王俊学习。”

“他有啥办法？”机匠不信。

“这你就知道了。”阿火学机匠的四川话，“格老子，你晓得小王现在的女朋友丽丽是咋个弄来的嘛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用自行车撞来的。”

“啥子，撞来的？”周小三睁大眼睛。

“阿火！……”王俊见大厨揭自己的老底，叫起来。

“阿火，快说，快说。”机匠和众人一看王俊的样儿都来了劲儿。

“小王，我说啦。”阿火乐呵呵地笑着。他和王俊是好朋友，两人无话不谈。

“你胡说，我撕你的嘴！”王俊威胁，其实这只是吓唬，他倒希望通过大厨的嘴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本领——水手找女朋友不容易，一旦有了都想在伙伴面前抖抖，这是一种海员特有的心理。

“阿火，你说！”何刚摇摇拳头，“有我呢。”

“阿火，说说。”于冠群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阿火快说！”大家催大厨。

阿火抹抹油光闪亮的腮帮说：“今年大年初三，小王骑单车经过中山路，迎面看到一个姑娘，长得挺俊，小王被吸引了，想搭讪，又找不到借口，情急生智，将车子调过头，对着姑娘后背撞了上去。”

“格老子，真撞啦？”机匠惊叫。

“那还假。”阿火眉飞色舞，“当然啦，小王心里舍不得，撞伤了咋办？眼看刚要撞着，他捏闸刹车，前轮碰着姑娘大腿，姑娘一惊，向前冲了两步，差点摔倒。”

“这下麻烦了？”水手们嬉笑。

“那可不，那姑娘转过身，圆睁杏眼，生气了：‘你这人怎么骑车的，啊？’小王跳下车来，连连赔礼：‘小姐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’边说边打量着对方。嗨，小模样真不赖，就连生气发火的样儿也招人喜爱，瞧那圆嘟嘟的小嘴儿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水手们哄笑。

“你个死胖子！”王俊笑骂。

“格老子！”周小三指手顿脚：“阿火，说下去。”

“‘阿唷！——’那姑娘摸着被撞的腿肚子，轻轻叫了一声。‘小姐，怎么啦？撞疼了吗？’小王走过去，捏姑娘的腿。‘不要你碰！’姑娘啪的一巴掌将他手打掉。厉害！小王不敢再毛手毛脚，可又不肯罢手。亏得这小子鬼点子多，讨好地说：‘前面就是医院，我送你去看看吧。’姑娘知道没啥大伤，不肯去；只可惜一条新裤子被弄脏了。小王忙拍马屁：‘实在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这样吧，我赔你一条。’这么一来姑娘反倒不好意思了：‘不用。’小王不由分说，奔进路边一家服装店，花了二十四元，买了一条毛涤西裤。那姑娘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坏人，深受感动，这就样……”

“哈，妙！”

“小王，你小子有噱头。”

水手们嬉笑，哄闹。大餐间里热闹极了。

“我们都谈了，”王俊转移视线，“现在我提议，请船长谈谈恋爱史。”

“对！对！……”船员们鼓掌。他们都喜欢于冠群的性格和为人。

“我的事都是陈芝麻烂谷子，还是听你们的。”于冠群笑着说。

“不，伟大的爱情并不因时间而褪色。”何刚像个诗人，一本正经地，“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。”

“你这家伙！”

“船长你就谈谈吧。”轮机长说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于冠群为难。

机匠献策：“你就谈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，朋友介绍的呢，还是自己找的。”

“我们自己认识的。”

“怎么认识的？”王俊问。

“那是二十五年前——一九六一年，我在青岛航运局任船长。一次应邀参加少先队夏令营，给同学们介绍航海知识。她是小学老师，少先队辅导员，就这样我们相识了。”

“她不讨厌海员？”王俊问。

“不讨厌，”于冠群坦诚地说，“我爱人不仅不讨厌海员和海洋，而且热爱大海，可惜是女同志，不能上船当海员。她理解我，支持我。”

“你真幸福。”周小三羡慕。

“船长，”王俊似乎不以为然，“你们那个时候的恋爱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是啊！”于冠群笑道，“那个时候我们可没有骑车撞姑娘的勇气。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水手们放声大笑。

笑声飞出窗外，在地中海上飘荡……

5

苏伊士运河像一条绿色缎带，神话似地漂浮在非洲荒漠上，一个世纪前埃及人民花十年时间，用十二万民工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这条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大运河，现在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。由于航道狭窄，过往船舶只能单向行驶，而且必须在埃及引港的带领下，编队通过。

神马号被编在第10组，跟随在一艘希腊船的后面，慢车缓进。在神马号之后，还有三十条来自世界各国的远洋船舶。这些大小不等，形态各异，悬挂着不同旗帜的海轮，组成神奇庞大的船队，一条跟随一条，不许超前，不许落后，也不准随意鸣笛。

一个面孔黝黑，身材瘦小，留着标准阿拉伯小胡子的埃及引水员指挥神马号。